

談閑曝負

蘧園著

3460

上海文化出版社

談閑曝負

蘧園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晚清社會小說中一部比較優秀的作品。全書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小官僚的現形，一是維新人物的丑史。作者對於當時文武官僚的貪財怕死，維新人物的招搖撞騙，雖然有些誇張，刻劃得却淋漓盡致。文筆爽健靈活，關於北京、上海、廣州、蘇州等地的風習人情，也有真實生動的描寫。

負 曝 閑 談

蓮 園 著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號

蔚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4 11/16 字數：103,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0

統一書號：10077·641

定價(6)0.38元

出版者的話

“負曝閑談”是晚清小說之一，共三十回，始刊于“綉像小說”（半月刊，商務印書館出版）第六期，終四十一期，未完。刊載時期為1903、1904年之間。當時未印單行本。1933年，北京徐一士把原文標點分段，並逐回加作評考，重載于上海時事新報副刊“青光”。次年印單行本，題為“負曝閑談評考”，由四社出版部（四社指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刊行，列為四社文庫乙部第六種，也絕版已久。

這部小說在“綉像小說”刊載時，寫明“蘧園新著”。蘧園不知何許人。徐一士在評考的序文中說：“曾記得當年有人說過，‘蘧園’就是撰‘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不過這似乎是揣測之詞，沒有什麼佐証。”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說史”中說：“其為非李伯元作，略讀本書一二章即可辨明，蓋文字作風實無一相似之處。”我們也認為蘧園即李伯元的說法不可靠，究竟是誰，只能存疑。

這部小說從寫蘇州甯直鎮一個秀才開場，接着寫了兩個小武官和一些小官僚，再轉到當時所謂維新志士的買空賣空人物，到第十九回止。從第二十回開始，寫廣東的維新富翁，再轉入當時北京上層社會的糜爛生活。全書所寫，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小官僚的現形，一是維新人物的丑史。書名“負曝閑談”，“負曝”兩字出列子楊朱篇，原是一則寓言：“宋國

有田夫，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陕室、綿纒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簡單地說：“負曝”就是“晒太阳”。“負曝閑談”意思是冬天晒太阳时的閑談，和豆棚瓜架納涼时閑談天的情景相似。但“負曝以獻”有向人提出意見的意義，作者蓋不滿于晚清官僚和維新志士的丑態，借此寓譴責之意。

晚清流行的譴責小說，其体裁結構，大多是模仿“儒林外史”的。魯迅先生論“儒林外史”，有云：“惟全書無骨干，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晚清的譴責小說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文明小史”“官場現形記”等都是如此，本書也是如此。換句話說，這樣的体裁是一連串的小故事，前后不必呼應，隨時可以中止。所以本書虽然是未完成的作品，把這三十回印成單行本，也未嘗不可。

這部小說的优缺点，徐一士說：

“……但是技術上，‘負曝閑談’比着‘文明小史’和‘官場現形記’有些地方要高明得不少……閑談工于描寫，筆墨極超脫，極靈活，趣味最為濃厚，除以諷刺或譴責的意味來烘托或描寫社會的罪惡或丑態之外，寫景狀物，都有特長。生趣盎然，情韻不匱，有引人入勝的力量，實在是很值得稱贊的。它的优点，我既略表；它的劣点，我也須說出。……‘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之流的通病，‘負曝閑談’也是有的。它還有一樣毛病，就是有時好剽襲前人說部里的材料，雖不甚多，終是疵累。總而論之，可以說它瑕瑜互見，瑕不掩瑜。它的坏处，不可掩飾；它的好处，尤其不容磨滅。我們如不求全責備，它在清末小說界应有相当之价值和地位，我們不能不承認呀。”

阿英同志認為徐一士所說“‘閑談’比着‘小史’和‘現形記’有些地方要高明得不少”，是徐一士的偏好，實則此書並不能與“小史”及“現形記”相提並論。阿英同志評價這書，有以下一些意見：

“后十回與前二十回，在內容的統一性上，有很難調協之處……此書最大缺點，是形容的過分誇張，以致喪失事實的真實性……不過在當時廣泛描寫整個社會的小說中，這究竟還是值得注意的作品。寫得較好較切實的，是開場幾個文武小官僚，以及一班維新志士的行動……寫北京部分，優秀的地方，不在人物，而是關於風習的寫述……徐一士的批評，雖不免偏好和誇大，但他說的‘我們如不求全責備，它在清末小說界應有相當之價值和地位，我們不能不承認呀’，是不過分的。‘負曝閑談’是可讀的一部書，他有李伯元不到的長處，即是文筆爽健靈活。也有不如李伯元的短處，即是魄力不大，不能作大段有力描寫。”

我們完全同意阿英同志的意見。但這部小說還有一個比較顯著的缺點，就是敘述上有些細節前後不一致的不少。這因為作者把原稿送“綉像小說”連載，邊寫邊刊，上一回送去，未留底稿，等不及看到“綉像小說”所刊的，即須續寄下一回，記憶有失，小節自難免有錯誤。這些錯誤，我們已尽可能的代為作了一些更正，以求完整。

目 錄

第一回	角直鎮當筵說嘴	元和縣擲稟伤心	1
第二回	沈金標無顏考月課	柳國斌得意打鹽梟	6
第三回	什長有才击船獲利	老爺發怒隔壁担心	10
第四回	裝模作樣紳擺酒	運財物知縣貪賊	15
第五回	兩角洋錢動嗟輪船	一封電報敗興勾欄	20
第六回	家室勃溪闊買办無端忍气	園林消遣窮候补初次开心	25
第七回	恣游覽終朝尋勝地	急打点連夜走京師	29
第八回	崇效寺聊寄游踪	同慶園快聆妙曲	34
第九回	失鑽戒大人恨小利	詎冤福賤价得名駒	33
第十回	試驂驪天橋逞步	放鷹犬西山打围	42
第十一回	鄉秀才省闈觀光	老貢生寓樓談藝	47
第十二回	講維新副貢失蒙館	作冶游公子出學堂	52
第十三回	講哲學妓院逞豪談	讀荐書寓齋会奇客	57
第十四回	安塏第改裝論价值	蒼芳里碰和起競爭	62
第十五回	入棧房有心學鼠竊	办書報創議起鴻規	68
第十六回	开書局志士巧賺人	得電報富翁归視妾	73
第十七回	出鄉里用心尋逆子	入學校設計逼衰親	77
第十八回	仗义疏財解圍茶館	賞心乐事并譽名園	82
第十九回	花冤錢巧中美入計	打急電反动富翁疑	86
第二十回	學切口中途逢小娼	搭架子特地請名医	91

第二十一回	掉画船夕陽奏簫鼓	開綺筵明月照琴樽	98
第二十二回	祝万寿藍頂耀榮華	借十金綠毛招禍患	102
第二十三回	斷烏龜難為堂上吏	賠烏雀詭盡路旁人	107
第二十四回	擺架子空添一夜忙	鬧標勁浪擲万金產	111
第二十五回	演壽戲名角弄排場	報參案章京漏消息	115
第二十六回	落御河總督受驚惶	入禁省章京逞權力	120
第二十七回	紫禁試說軍机苦	白屋誰憐御史窮	124
第二十八回	急告幫窮員謀卒歲	濫擺開敗子快游春	129
第二十九回	坐華筵像姑獻狐媚	入賭局狎友听鷄鳴	133
第三十回	割靴腰置酒天祿堂	栽觔斗复試保和殿	138
附 錄	吳語注釋		143

第一回 角直鎮当筵說嘴 元和縣擲稟伤心

俗語說的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單說这苏州，自从吳王闔閭築了城池，直到如今，那些古迹，都班班可考，不要說甚么唐、宋、元、明了。却說苏州城外，有一所地方，叫作角直^①，古时候叫作甫里。千家詩上“甫里先生烏角巾”，就是指它而說。这角直姓陸的人，居其大半。据他們自己說，一个个俱是陸龜蒙^②先生的后裔。明哲之后，代有达人，也有兩個發过榜做过官的，也有兩個中过举、進过学的。列公不信，只要到三高祠^③門口看那报条貼得密密層層，有兩張新鮮的，有兩張被風吹雨打得旧的，都寫着貴祠裔孙某某大人、某某老爺、某某相公，扳了指头也算不了。春秋二祭，城里撫台派了官下來，开着鑼，喝着道，到祠堂里主祭。旁边站着房分族長，朝珠补褂，頂子花翎，沒有一个不是鄉紳面孔，所以角直那些挖泥挑糞的平头百姓，都敬重姓陸的如天地鬼神一般。

如今單表一个姓陸的人，單名叫鵬，表字霄翥。他父親陸華園，务農为業，平日省吃儉用，掙了几十畝肥田，又蓋了三四間瓦房，家中又養了兩三条耕牛，糴了十多担粮食，角直人眼淺奉承他，称他作財主大老官。陸鵬自小有些聰明，他

① 角直 角音直（为义）。角直，市鎮名，在江苏青島縣东。

② 陸龜蒙 晚唐詩人，住在角直鎮。甫里先生是他的別号。

③ 三高祠 这个祠堂里祭祀的三位高士，是范蠡、張翰、陸龜蒙。

老子花了三百文一年的束修^①，把他送在村塾里念書，不上數月，斗大的字就認識了不少。念到了十三四歲，更是來煞了，寫封把不要緊的信，雖有幾個別字，人家看了，都還懂得。於是角直鎮一傳十，十傳百，都說陸家孩子將來是個人物。這風吹在陸華園耳朵里，自是歡喜。等到陸鵬十五六歲，他老子叫他跟了一個本家叔子，開筆作文章。這本家叔子雖是個老童生，到了縣府考復試團案出來，總有他的名字。學台大人也曾賞識過，說他文章做得平正，就可惜解錯了題，几回要想進他，几回又把他攔下了。他負此才學，不能見用于時，也就無志功名，在鎮上招幾個走從學生，一年弄個三四十吊錢，將就度日。那天陸華園親自把兒子陸鵬送過來，求他指教。兩面言明：每年束修六吊，還有一錢銀子一封的贐見。他何樂而不為，滿口答應了。從此以後，要陸鵬拿些錢，交給航船上，叫航船上到城里書坊店，買了几本“啓悟集”之類，朝夕用功。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陸鵬已是十九歲了，文章做得粗粗的通順，就是起、承、轉、合的法子，也會了个齊全八套。他叔子有天對他說：“你有了這點本事，可以去考他一考了。自古道：場中莫論文。一戰而捷，也是難說的事。”陸鵬听了，回家與他老子陸華園商量。他老子陸華園一力攬掇，叫他去考。當下收拾行李，雇了一只柴船，父子兩個，一同進城。到了考棚左右，看明白了告示上開考的日期，又尋到札房買了卷子；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②的小錢，和札房大鬧，經旁人勸散。考過縣考，取了名字，接着府考。府太爺姓錢，名有用，族人出身，當過筆帖式^③，滿文却十分精通，漢文上就不免吃虧了。幸喜幕

① 束修 學費。

② 砂壳子 一種質量很低的銅錢。

③ 筆帖式 官職名。這是滿洲語。清朝在各部院衙門都設有筆帖式，以滿族人充任，職掌翻譯。

中一位老夫子，是个通品，無論哪一路文章，他都識貨。陸鵬的卷子，恰好落在他手里，打開一看，原來做的是未冠題^①，却還清楚，便取了復試。一連兩復，到了三復的時候，因為搶粉湯包子吃，被人推跌了一個筋斗，一只右手登時青腫起來，不能拿筆，只好氣憤憤的回船坐着。因他終復跌壞了手，沒有進去，發出長案，取在五十多名上。陸鵬看看離着道考尚遠，父子兩個，趁了原船，回到角直。

他叔子就是教文章的先生，知道侄子府考取了終復，過來道喜，說：“我說如何？頭一遭就高高取了，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呢。不瞞你們說，我觀場的時候，府考連卷子都不曾完；除了名，扣了考，只得改了名字補考。整整用了四吊多錢，才够得上道考，到現在想着，還是肉痛的呢。”他老子陸華圖再三致謝，說：“這是你老弟的教法好，所以把這麼一個胡塗孩子都弄明白了。道考如果僥幸，那時候要好好送几担陳米，補補你的情。”他叔子說：“那倒不在乎此。”又說了些別的話自去。

過了數日，便是關帝菩薩聖誕。角直鎮上，大男小女，都要到關帝廟去進香。這廟在王家村後，樹蔭里面，房屋甚是寬大。到了這日，廟祝清早把地面打掃淨了，便有許多燒頭香的，一羣去了一羣來。到了晌午，有個王家村上的王老爹，備了副三牲，整齊了衣帽，來替關帝菩薩祝壽。住持和尚法雨，曉得是大檀越^②到了，赶忙出來招呼着。擺上茶盤，斟上茶，請王老爹坐下。恰好陸鵬也來了，法雨便請他陪客。二人本來認識，彼此閑談着。王老爹抹着鬍子道：“陸相公，你不日就是秀才了。我却記得你抓周^③的日子，猶如在目前一樣，叫

① 未冠題 給未滿十六歲者所出的考試題，比較容易解答。

② 檀越 佛教徒稱施主為檀越。

③ 抓周 旧俗在孩子周歲那天，以盤盛各種小件器物（如文房四寶等），放在他面前，看他抓取哪一件，以卜其未來成就，叫做抓周。

我怎样的不老！”陸鵬道：“可不是么！”王老爹又道：“陸相公，你們老人家巴了一輩子，才巴了你这么一条根，也不枉东庙里燒香，西庙里还願。再过兩日，他倒要做老封君[●]了。”說罢，哈哈大笑。

少时擺飯，甚么豆腐、面筋、素菜、索粉，大盤大碗的端上來。除掉王老爹跟陸鵬兩個，法雨又拉了几个做買賣的來，坐了一桌。陸鵬一面吃着，一面說道：“前兒府里終复，照例有一席酒，是大廚房备的。燕窩、魚翅、海參那些，倒还不稀罕。有一只鵝，里面包着一只鷄，鷄里面包着一只鴿子，鴿子里面包着一只黃雀，味道鮮的了不得。”同桌一个做買賣的，便把筷子放下說：“阿弥陀佛！一样菜伤了四条命，罪过不罪过呢？”陸鵬板着面孔道：“你們沒福的人，吃了自然罪过；我們却不相干。”另外有一个人又嘴道：“陸相公，据你如此說法，你是有福气的了？”陸鵬把臉一紅道：“怎么沒有！不要說別的，就是府太爺下座來替我們斟一巡酒，要不是有福气的，就得一个头晕栽了下來。你們当是玩兒的么？”当下众人听了他的話，默默無言。一时吃完，各自散去。

不想一天陸華園为了跟西庄李家糶麥子，李家一会說他升斛不对，一会說他麥子里又攪了薯糠，口角了几句。李家倚着人多势众，就打起來。陸華園握了几下拳头，心下不服，便千方百計的想出出气兒。他有个小舅子，叫周老三，是在城里元和縣[●]当快班伙計。自己特地費了二十四文航船錢，赶到城里，找他小舅子。哪里知道，他小舅子跟着本縣大老爺，到黃埭鎮相驗去了，要三四天才回來。他小舅子有个妹子，是他

● 老封君 老太爺。父、祖因子孙貢顯而受封典的叫封君。

● 元和縣 旧縣名，清代設置，与吳縣、長洲并为苏州府治，清亡后并入吳縣。

的小姨，留他住下，問明來意，就說：“这个不妨。縣里的針綫娘^①，跟我就如親姊妹一般。讓我過去言語一聲，托她在里头帮忙，外头的事托了老三，李家小子叫他吃不了，兜着走。”陸華園千多万謝。

不上五天，他小舅子果然回來了。陸華園見了面，如此長短，述了一遍。周老三把帽子一扔，拿小辮子望头上一盤，說：“这还了得！不是太歲头上动土么？”赶忙出去，找着头兒，細細的商量的半天。又叫代書做了張呈子，說是行凶伤人。陸華園裝作受傷，弄了兩個人扶着。扶到縣里，元和縣大老爺把呈子看了一遍，叫作作^②下去驗傷。作作稟說：“腰里有傷一處。”大老爺离座一看，却一些影兒都沒有。便問作作：“既然有傷，为甚么瞧不見？”作作回說：“这是內傷。”縣大老爺道：“胡說！”作作吓得連忙退下。又問陸華園道：“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沒有？”陸華園說：“有一个兒子。”縣大老爺說：“你兒子为什么不來？”陸華園道：“小的本來要他同來的，他說：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縣大老爺道：“更胡說了！”把呈子丟了下來，不准。

陸華園回到他小舅子家里，互相埋怨。周老三想了半日，想出了一个主意道：“何不叫外甥上來，只說他也在場被打，叫他到學老師那里去哭訴。學老師准了，移到縣里，縣里不好意思不答应他。”大家都說有理。周老三隨即替他姊夫寫了一封信，燒上許多香洞，專門派了一個人下去，把陸鵬逼了上來。陸鵬心里不情願，對他老子說道：“禍是你闖的，如今却要我出头，我哪里有閑工夫管你的帳！”他老子再三央告，陸鵬方始允了。

① 針綫娘 替富貴人家作縫紉工作的妇女。

② 作作 旧时官署里担任驗尸、驗傷的吏役。

次日照計行事。陸鵬去了。等到下午，只見陸鵬怒冲冲的來了，一屁股坐在第一把椅子上，說：“你們用的好計，哪知依旧落了空！”大家問起情由。陸鵬道：“不要說起！我跑到學里，門斗[㊟]進去回了，足足等了三个时辰，學老師才出來。我把情節說上去，學老師說我多事，把稟擲在地下，他竟自進去了。”說罷，在袖中拿出稟帖，面上果然有許多泥迹，大家面面相覷，正在沒法的時候，忽然闖進一個人來。

這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沈金標無顏考月課
柳國斌得意打鹽梟

却說這人闖了進來，大家定睛一看，不是別人，乃是周老三的伙計，走的气急敗坏的，說：“頭兒，老爺叫了你兩遍了，你還不去么？”周老三正躺在鋪上抽着鴉片烟吃，赶忙爬起來。他头上那頂帽子，本來只剩一根帽襻兒，扣在脖子底下，那帽子却撇在腦后，用手往前一推就是。站起來，頭也不回，跟着他伙計，到了衙門里。知縣正坐在堂上，問了兩件別的公事。周老三退了下來，剛剛出得頭門，覺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老三，哪里去？”引轉頭來一看，原來是捕快王九，便道：“老九，我倒被你吓了一跳。”王九說：“咱們去香一筒[㊟]好嗎？”老三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把眼睛揩揩，一聲兒不言語。王九說：“你放心，不要你請啊。”老三方才搖搖頭道：“那倒不在乎此。我還有差使。”王九道：“你別弄鬼了，跟着我走吧。”說畢，拖了老三就走。

老三搭訕着，一同到了一家小烟館。推門進去，里面橫七

㊟ 門斗 旧時學官的侍役。

㊟ 香一筒 旧時俗語，即抽一筒大烟的意思。

豎八，有个十几張鋪。也有做買賣的，也有縣前朋友。老板過來招呼道：“周頭兒，王頭兒，請這裡來。”二人對面躺下，王九讓老三先燒。老三道：“我剛抽了几口，還是你先燒吧。”原來老三是要吃熱槍的，第一口冷槍，白費了許多烟，不能過癮。王九知道他這個脾氣，自己便嚙、嚙、嚙吃了几筒，然後遞與老三。

二人正在談心，瞥見一個人，頭上戴着八品軍功^①，倒拖着一杆洋槍，拿着一塊毛布手巾，擦那腦門子上的汗，一腳踏進了門檻。老板迎着說道：“老爺，今兒恭喜是超等？”那人撇着廬州府腔道：“你妹子^②，說甚么超等，一等都不等！”周老三跟王九才知道他是候補的武官，今兒上轅門考月課，打靶子回來的。別轉頭來，又見他探帽子，脫衣裳，一面叫道：“快給我排十灘烟。”烟館里的伙計拿了過去。又叫道：“快給我去端面，另外打四兩高粱。”忙得個不亦乐乎。旁邊鋪上有兩個老头兒，在那里窃窃私語道：“像他这样子，將來打起仗來如何呢？”一个老头兒答道：“他到了那个时候，我知道他准是躺在地下等死。”這話不打緊，倒把周老三跟王九兩人引的大笑。當下周老三跟王九吃完了烟，會了鈔自去。按下不提。

却說這位打靶的老爺，姓沈，名金標，安徽省合肥縣人氏，出身是在江湖上要拳弄棒的。有年在杭州梅花碑底下，擺下場子，胡亂弄几个錢，混飯吃。因他四門開得好^③，蒙本處提標營營官的少爺賞識了，替他補了一分糧，又給了他一道八品軍功的獎札。過了一年，便升什長。由什長升哨官，把他興頭

① 八品軍功 品是官級。清朝的頂戴，根據“會典”所載：七品是“素金頂”，八品是“起花金頂”。八品軍功就是軍功第八級的頂戴，一看就知道職位是很低的。

② 你妹子 罵人話，與“仙媽的”相似。

③ 四門開得好 開四門，是要拳棒的一種術語。

的了不得。駐扎鳳山門● 汛地。這鳳山門外，有個小小的市集。不過百十家人家，却還熱鬧。

有天，沈老爺正伏在桌子上打盹兒，猛听得外面大喊大叫，合着一片鑼聲，心上着了一驚。打發一個副爺，悄悄的往後門溜出去打听，原來是鎮上鬧強盜呢。把個沈老爺吓得魂不附體，正待叫手底下的關門，找石頭把門頂住，禁不住鎮上的百姓飛風也似的來報。沈老爺一想不好：若待出去，那些強盜都是亡命之徒，我若被他害了，豈不白死？若待不出去，將來被上司知道了，這個罪名可吃不起。一時心上就如有十五個吊桶，在那里七上八落。到後來咬緊牙齒，硬硬頭皮，吩咐手下副爺，搗了洋槍，自己騎着一匹別人家的馬，一面催手下那些副爺進發。那些副爺東藏西躲，总在沈老爺的馬前馬後打轉。沈老爺發了急了，嘴里就罵他們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們這些膿包，一個都沒有中用的么？”正罵着，忽听前面樹林里訕● 的一声，沈老爺在馬上着了忙，对手下的副爺說：“你們趕緊跑到前頭去看，看看這槍是空槍還是實槍。要是空槍，我老爺可不怕。”那副爺尋思道：“我們這位老爺，他的膽量比荳蔻還大，不要管別的，我姑且哄他一哄再說。”主意定了，往前奔了几步，轉了一個彎，隨即縮回來。跑到沈老爺馬前稟道：“不好了，不好了！強盜就在面前了！”沈老爺登時面如冬瓜一般的青，忙說：“回馬，回馬！”哪里知道那匹馬，兩天沒有吃草料了，餓得在槽頭上打晃，被副爺們硬牽了出來蒙上籠頭，配上鞍轡，又被沈老爺打了兩鞭子，此刻站在那里發楞，任你如何吆喝，它動都不動。沈老爺又是狠狠的几鞭子，那馬索性伏了下來，把沈老爺一個倒栽蔥栽了下來。沈老爺生怕強盜

● 鳳山門 杭州城門之一，靠近錢塘江。

● 訕 音哄(厂XZ)，大聲。

殺來，一骨碌從地下爬起來，也顧不得腰膀痛，撇了眾人，如飛的跑回去了。眾人見老爺跑了，也都一哄而散。鎮上被打劫的那家人家，看着強盜把東西一件一件搬下了划子[●]，還放了兩槍，如飛而去。這裡沈老爺在屋子裡，把石頭頂住了門，過了半天，毫無動靜，才敢探出頭來，問了一問。落後又呼幺喝六的去踏勘了一遍，詳報了上去。上頭將他撤任，幸虧還沒有“限期緝獲”的字樣，這却是提標營營官少爺替他想的法子。

沈老爺看看浙江站不住了腳，打聽得江蘇太湖留防營有個幫帶，跟他是同鄉，又有点親，從前在浙江也會會過面。他橫豎是單槍獨馬，一無牽挂，當下由杭赴蘇，尋着了那位幫帶，說明來意，意思想要投效。那幫帶說：“現在人浮于事，實在無從安插。老兄暫請住下，再行想法吧。”沈老爺住了下來，終日催那幫帶替他想法。那幫帶被他鬧得急了，只得寫了封信，荐他到撫標營里去。撫標營里收留了下來，叫他候補。目下新撫台定了新章，凡營里候補的人，到了三六九，一概都要打靶。中了三槍的算超等，中兩槍的算特等，中一槍的算一等。这回月課，他老人家正犯了肝氣，又不能不去。哪里知道把槍端上，准頭對了又對，這槍子却个个從斜里飛掉了。打完了靶，又氣又急，烟癮又上了，實在熬不住，所以打撫台轅門上溜了下來，到這烟館里，狂抽了一会，又亂吃了一會，他的肚子這才不受委曲。直挨到上燈時候，才一步一步的挨回家來。

他的家住在一个實叻胡同里，到了門口，在身上掏出鑰匙，開了門進去，把牆上挂的油盞點着了。歇息了一会，又央隔壁的小廝買了些菜，打鍋做飯。坐在燒火凳上，把柴引着了，一面往灶堂里送，一面唱着京調“取成都”。耳邊忽聽見

● 划子 江南水鄉，稱一種用槳划的小快船為划子。